

人生跑馬燈

Life/Light Goes 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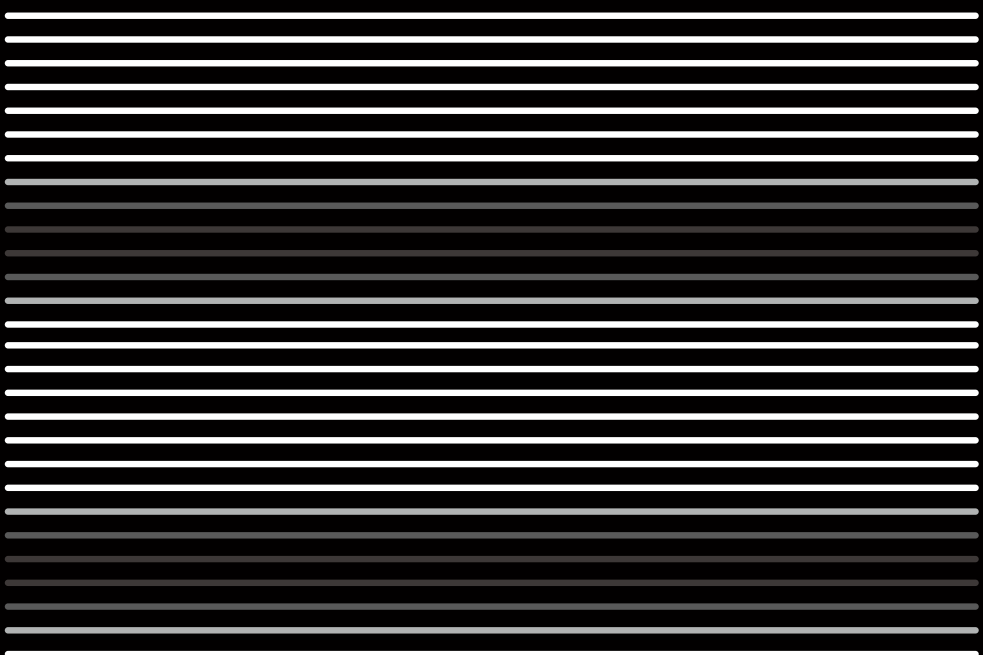
2026 李 LEE

Yung-Chih ↗ 勇志

solo 個展 Exhibition

新板藝廊 5/09 - 6/28

New Taipei Gallery



2026 李 LEE

Yung-Chih ↖ 勇志

solo 個展 Exhibition

新板藝廊 5/09 - 6/28

New Taipei Gallery

新北市政府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

新北市政府 文化局

新板藝廊 NEW TAIPEI GALLERY

人生跑馬燈：李勇志個展

感受空間當下的霓虹光影，像是經歷了時間的幻覺。

人生，回想過往，如同一段又一段交接的渡口。

本展覽集結藝術家李勇志長達15年的「招牌」系列作品，回望其創作探索中無法迴避的原鄉。成長於新北工業區的李勇志，見證著數千家的傳產鐵皮工廠面臨轉型、被迫拆遷，他拾得「太子汽車」招牌，將視線轉向招牌背後的結構空間（《太子汽車》，2014），以及招牌圖像外溢的想像空間（《F》，2013）

當兵期間的邊緣化經驗，使其發展出夜間出巡、遊走在灰色地帶的藝術行動，在《竹科盜版》中，藝術家深夜進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，以炭筆與宣紙拓印半導體企業商標，試圖以廉價的方式「佔有」支撐台灣GDP的產業符號，並進一步將其仿製成洋樓建築匾額，置放在荒廢的老屋上，使現代科技符號與歷史建築語彙交疊，像是對技術的迭代更替現象開了一個玩笑。

步入工作後，往返新莊與台北的路途上，霓虹招牌在白天顯現鏽蝕老舊，在夜晚艷麗閃爍，呈現出工業現代性的雙面性，錢淹腳目的城市表象之下，隱藏的是勞工與自然環境付出的代價。如同在投影機虛幻燈光下的作品《照亮新世紀》，看似炫麗的LED面板，實為一張被丟棄的塑膠踏墊。

霓虹招牌作為80年代的亞洲都市記憶，不僅僅是現代化的遺跡，也承載著台灣早期經濟拓荒者的集體記憶。在《過期霓虹電影院》中，藝術家透過岳父的口述歷史與虛擬招牌的影像交錯，工業榮景與衰退記憶並置，使個人經驗與集體歷史在虛實之間浮現。新作《過期霓虹：交錯》將招牌的幾何圖案拆解、散落在空間中，創造空間透視的錯亂感，透過可見的霓虹空間去招喚時間作為人類感受四度空間的「錯覺」，藉由圖像的過去與未來、靜止與變動，揭露時間的幻覺。

「人生跑馬燈」往往被視為玩笑話，但人生好比霓虹燈，看似不斷的奔走、繁忙，卻更像是原地重複。如同「過期的未來」，時空中沒有新舊分別，甚至是靜止的狀態。



1979年出生於台灣台北縣，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碩士班。

從小在工廠噪音和隨手亂丟垃圾的都市景觀中成長。小時候立志成為電腦工程師，但卻陰錯陽差成為半生不熟的平面、網頁、多媒體設計師，與短片導演、攝影師、劇作家等多重業餘身份。曾受邀參加印尼「日惹雙年展」、台北市立美術館「秘密南方：典藏作品中的冷戰視角及全球南方」、國立美術館「未至之城——2021亞洲藝術雙年展」、C-LAB2023年度展覽「崩塌記憶之宮」、南韓「2025全羅南道國際水墨雙年展」。近年《過期霓虹》作品與adidas、詹記麻辣火鍋、英國Bao London等等知名品牌跨界合作。現為藝術家與自由影像工作者，曾經是環保稽查員。

作品時常利用藝術形式與常民設計之間的錯置與挪用，從生活經驗中感受現實的荒謬、傷感、冷靜與漠然，乃至於創作上藉由仿製與再現的偽裝，與其看似無用的政治企圖。一種從自身工業區成長經驗出發的在地性、集體加工感的身體記憶，與台灣正面臨著國際化、現代化、個人品味化對峙之下不可迴返的現狀，藝術成為一種懷舊形式的假裝，在無可奈何的未來。



《過期霓虹：交錯》

● 燈片輸出、鐵絲 | 尺寸依場地而定 | 2026

作品將招牌的幾何圖案拆解為散落在空間中的虛擬燈管燈片，利用經由折射、反射，使觀者置身虛實之間、錯置的光影之中。



《人生跑馬燈》

● 馬達、燈片、鐵絲 | 直徑50×H125cm | 2026

作品將 Eadweard Muybridge 經典的馬匹的動態攝影繪製成霓虹燈繪畫，並以菜市場旋轉的趕蠅器為靈感，製作一盞「看似」馬匹跑動的吊燈。早期以多台攝影機拍攝捕捉動態，將時間切分為瞬間；而「馬跑燈」則以旋轉與視覺暫留將片段重新連續。兩者之間，在靜與動的轉換中，似乎有一種互相減滅的虛幻關係。



《過期霓虹電影院》裝置版

● 錄像裝置 | 19m41s 尺寸依場地而定 | 2026

藝術家邀請70、80年代在台灣紡織業打拼的岳父，以口述歷史回顧其自身與時代，並以國台語交雜、富有江湖味的「氣口」，訴說出台灣早期經濟拓荒者的縮影，從繁盛中產的榮景，隨著產業轉型，一切漸漸走向沒落與消失的流轉，旁白搭配的虛擬招牌影像，襯托出一種寂寥浪漫的感受。

以位於西門町作為回想標地物的起點，岳父回望那些曾經在西門町實存的霓虹榮景。同時閒聊著像是「講古」的趣味對白中，以影像與聲音並置憑弔著曾經興盛的衰敗。片中一一講述著這些早已不在的霓虹招牌介紹，不只是懷舊，而是展示著記憶，也是過去的未來樣貌。



《竹科盜版》— 行為影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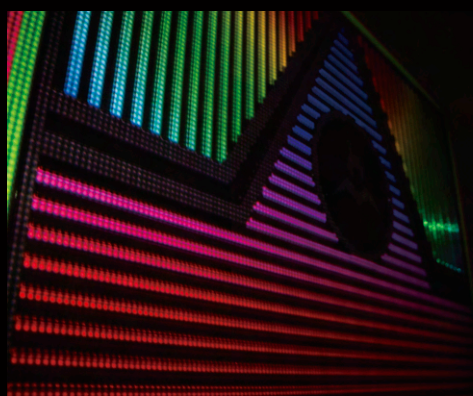
● 水泥、抵石子、拓片、行為紀錄影片 | 尺寸依場地而定 | 2016

藝術家在夜間盜取新竹科學工業區公司招牌輪廓，並將其仿製成洋樓建築匾額置，放在無名甚至荒廢的老屋上，以一種隱藏性方式的置入，如同動物界的保護色。抵石子匾額作為一種時代性的建築語彙，在變遷中成為既熟悉又帶有懷舊感的景觀材料。當文化的深度被體現在建築保存，並被轉化為另一種「文化」形式時，藝術家反而將近在咫尺、支撐台灣出口產值的科技公司名稱置入其中，使其成為另一種被默認的文化標記——即使成為新的招牌，也未必引起任何質疑。

Life/Light Goes On

《照亮新世紀》

● 柔印樹脂版、單頻道錄像投影 | 2m44s 90x68cm | 2014



無意中撿到的被丟棄塑膠踏墊，上面的圖案意外成了LED面板與版畫之間的完美中介。當外露的LED刻意模擬肉眼可見的光色範圍時，藝術家反向運用數位訊號生成影像，並投射於半透明的樹脂版畫上。圖案中抽象的線條，使其看似LED電路面板不斷發光。

《太子汽車》

● 鐵、松木、投光燈 | 100×220×55cm | 2014



舊時代的招牌樣式，不僅是工業遺留的象徵，其立體與背後的「極簡支撐結構」，對藝術家而言本為一體，招牌背後的結構不再只是承載文字的平面，而是可被延伸的空間，能夠容納身體的場所，使功能與展示形成一體兩面。

《F》

● 舊招牌、錄像裝置 | 尺寸依場地而定 | 2013



藝術家使用在路邊拾得的一面公司招牌，將其圖案延伸發展為一個三面投影的空間。初見這塊被丟棄的招牌時，那個傾斜的「F」字樣，彷彿一處游泳池的轉角，一個似曾相識的場景。